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宋長洲王 楙

詩識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爲詩識漁隱以爲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識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識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識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爲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爲證可笑

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況昧昧休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識則不可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間姚合詩文字當酒杯賈島詩燈下南華卷袿愁當酒杯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

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柳子厚詩款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王維詩珥筆趨丹陛儲光義詩珥筆趨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詩歌酒換離愁劉瑗詩侍兒能勸酒貴客解彈琴王無功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綵服紫羅囊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斲青

山此類甚多

白蛾救日

漢紀白蛾救日師古注蛾蠶蛾音五河反僕謂蛾古
蟻字經史間多讀蛾爲蟻如禮記蛾子時術之是
也蕭何傳發縱指示注子用反發縱謂解縱而放
之僕謂縱卽蹤字漢碑率以縱爲蹤如郭魯二碑
曰有山甫之縱比縱豹產是也李德裕亦曰鄮侯
指縱對諸葛心化以內屣指縱對外施武力益可
驗矣

賤子具陳

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
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云云此詩正用鮑昭東武
吟意昭曰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
出身蒙漢恩云云前此應休璉詩嘗曰避席跪自
陳賤子實空虛而與杜同時如王維亦曰賤子跪
自陳可爲帳下否古詩嘗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
一言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杜詩往昔十四五
出游翰墨場鮑昭詩昔如韝上鷹今如檻中猿杜
詩昔如水上鱗今如且中兔庾信詩細管纏鐘格
圓花釘鼓牀杜詩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鮑昭
詩北風驅鴈天雨霜杜詩驅馬天雨雪沈約詩山
櫻花欲燃杜詩山青花欲燃杜詩合古人之意往
往若此注所不聞又如子美鷹詩側目似愁胡王
原叔但引隋魏彥深賦爲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
孫楚鷹賦中語耳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
鮑昭且願得志數相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
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
巡簷但索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詩市橋
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
兩字無來歷山谷亦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
來處信哉

司字作去聲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
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軍司馬三見

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
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
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
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字作入聲
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
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僕謂二詩司
字非入聲乃去聲耳觀白詩無注廣韻入聲不收
集韻去聲伺字韻收曰司主也僕觀西漢敘傳與
夫文選司字作伺字協疑此詩亦以司爲伺如琶

字相字洪謂作入聲此說是已白詩多犯鄙俗語
又如枇杷之枇蒲萄之蒲亦協入聲如請召之請
協平聲諒闇之間協去聲似此之類甚多其詩句
有曰況對東谿野枇杷燭淚粘盤糸蒲萄燕姬酌
蒲萄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不請錢商宗
諒闇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僕又考之不特白詩
爲然唐人之詩多有如是者如張祜曰生摘枇杷
酸曰宮樓一曲琵琶聲姚合曰每月請錢共客分
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流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卽僧居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饒歌十八曲中有朱鷺艾如

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鷺者
據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
鷺鼓精也或曰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
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雖所說不一
然鷺則鷺鷺之鷺至宋何承天作朱路曲乃謂路
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
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
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故
意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
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李杜詩意

羅至陳蘇子卿詞則曰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爲蓬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
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
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
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丘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
舜周孔皆爲灰南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爲
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語之工正在於無心粹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僕謂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就者謂粹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轉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僕謂延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

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
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有在

展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展江亭就宋元憲留題有鑿
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曠古未
有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園徐仲雅
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僕謂又不
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殺涵水約破
雲霞獨倚天前此蓋有是意皮日休潺谿洞詩亦

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

著鞭聒耳

前輩馬詩用著鞭二字多引劉琨傳祖生先吾著鞭
事如山谷詩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
而任淵所注是也僕謂此大綱言著鞭耳非爲馬
設前此二字蓋嘗有爲馬而言者按三國志蜀何
祗謂楊洪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世
人局於所見推究不廣類如此又如前輩鼃詩用
聒耳鳴事人多引梁武陵王坐池亭鼃鳴聒耳王

曰殊廢絲竹之聽或者又引齊孔璋事以爲在梁之前僕謂皆未也按周禮蝸氏掌去鼃龜注爲聒人耳其事祖此談藪以孔珪事爲陸稚圭續釋常談引此以證聒人耳之所自非也

李習之爲鄭州

貢父詩話曰唐文人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翱詩云云此別一李翱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爲鄭州王深甫謂習之集乃收此詩爲不可曉漁隱亦爲習之未嘗爲鄭州刺史僕謂

諸公不深考耳爲鄭州者卽習之也習之爲鄭州事史略而不載其履歷之詳具見僧錄中曰翱正元十四年登第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權職方員外郎授考功員外郎兼史職出爲朗州刺史太和初入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以謬舉栢耆左遷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禦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

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其詳如此傳但云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召爲禮部郎中出爲廬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栢耆事左遷少府少監後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以傳視僧錄疎略甚多其間亦有不同處習之爲鄭州日正在爲桂州前而史不載貢父遂以爲別一人因知傳文之誤人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昭儀當時大臣褚遂良長孫無忌之屬皆以死爭帝問李勣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其後明皇因武惠妃之譖欲廢太子瑛等當時如張九齡之屬固爭以爲不可獨李林甫謂此陛下家事一語而決遂基唐室之禍人謂林甫此語絕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爲辭不肯力爭遂成禍基僕因考之李勣此語又有所自觀後周宇文護欲廢閔帝以問群臣

有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遂廢閔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於此乎又推而上之魏文帝遣使賜甄后璽書以問周宣周宣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後周之語又出於曹魏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爲洞仙傳謂仙公卽蘇耽也是以魯直次韻蘇翰林公出遨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顛倒用事

李滉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屨驥按屨驥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蓋

開元十八年建也

韓退之文章

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並言兩事而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盼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也是以木

馬兩事並起也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相類故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如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中興咎陶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是則鳴者蓋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專不得其平邪

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拗句格

禁鬻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坐且尊酒
後夜此堂空月明日田中雖問不納履坐下適來
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茗谿漁
隱曰此體出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
舒小紅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謂此體非
出於老杜與杜同時如王摩詰亦多是句如云雨
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日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
夏空險臺留春日遲此亦拗句格也

避高祖諱

或者讀晉潘尼舉孔子言一言而喪國者漢避高祖
諱至此猶存僕謂承襲如此非避諱也且左傳引
周書之文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
克長克君王此大國當是之時高祖之諱未行也
而易邦以國者是出於偶然非有深意然固有避
諱處如漢書引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曰善人爲國

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嘉曰無教逸欲有國蔡邕
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如此之處可以言避諱矣何
則彼皆漢人也非漢人則不可謂避諱矣

以鳥對僧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
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鳥詩又曰聲齊雛鳥
語畫卷老僧具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
詩曰槎松配石山僧坐藥杏合春谷鳥啼杜荀鶴
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合詩
寒僧

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
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煙徑水涯
多好鳥竹牀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
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
豈特鳥然僕又考之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蟲對
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
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出東坡佛印

語錄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宋長洲王 楙

規倣古詩意

石林詩話云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旦已滿佳人
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卽是此
意僕觀古樂府日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
遠游子月明何未歸此正江淹之意淹兩句此四
句以碧雲爲黃雲耳僕嘗謂晉宋間人詩雖規模

不同然大意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自有
新意如江淹等詩卽毛詩君子于役之意也君子
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埭日之夕矣牛羊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非出於此意乎又如
張孟陽四愁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
金佳人遺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卽毛詩投
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之意也

魯直茶蘼詩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
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
茶蘼詩曰露溼何郎傅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乃
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僕謂山谷此聯蓋出於
李商隱之意而翻案尤工耳商隱詩曰謝郎衣袖
初翻雪荀令熏鑪更換香以此聯較之真不侔矣
杏花雨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風雨之數
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侏有

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
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
曰香飛綠鎖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
當作去聲邪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黯
淡梨花雨

詒厥及于等語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爲及于謂子孫爲詒厥歛後語
也子美詩曰山鳥幽花皆及于退之詩曰誰謂詒
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

劉洪等及于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爲有自僕謂漫
錄所引未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
居詒厥之始曰及于之情愈厚西漢未之聞也知
文氣自東漢以來寢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
則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可見後世文
氣日不逮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
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
者何事而曰卽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卽
立瞻卽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

司馬氏文曰違兆庶具瞻之望桓豁疏曰願陛下
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河間傳意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
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
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
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
不幸一爲盜賊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
自還吾猶此矣僕謂此柳子厚河間傳之意也史
記呂不韋傳述太后云云河間傳又用其語古人
作文要必有祖雖穢雜之語不可無所自也

少游斜陽暮

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
陽暮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礙謝
莊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
晚意尤爲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旣言斜景
復言高春豈不爲贅古人爲詩正不如是之泥觀
當時米元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裏斜陽曙非

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爲暮乎

珊瑚春黃糜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趨韻而撰造非事實者如
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
命衣青衣而春無糜字僕謂旣言衣青衣而春添
一字何害但糜自是粥作米梁字川恐有所未安
耳春黃糜之語牧益和後漢志廉廉春黃糜之意
不知糜豈可以言梁邪

胡廣子孫

後漢胡廣傳與碑竝不言其後觀蔡邕集有陳留太
守胡公碑云君諱碩字季睿太傅樂鄉侯少子也
又觀幼童胡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
字仲原於是知碩爲廣之子根爲碩之子皆先廣
而殂碑謂碩孝於二親雖曾閔顏萊無以尚正佳
弟子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立碑此正與逢童
相似得非爲乃祖之故乎

殍飴二字

沈存中筆談曰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

糜

五竹志石上慄春黃

如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爲餓殍作夫字押杜牧之
杜秋娘詩厭飫不能飴飴乃錫非飲食也僕觀晉
王薈以私粟作粥飴饑者郗鑒甚窮鄉人共飴之
飴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晉音乃音嗣非貽字也
僕謂牧之用作貽字必別有所據又觀後漢許楊
傳舉謠歌曰飴我大豆享芋魁飴字無音乃知牧
之用字有所祖也餓殍之殍作夫字用按唐韻敷
字韻收撫俱切又平表切皆言餓死也是則殍字
有二音樂天所押蓋從唐韻之平聲者二字皆有
所據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讀書滅裂非之揚雄
箴曰野有餓殍

北固甘羅

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朓詩中佳麗地或者謂朓
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
州也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爲然
唐人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如張氏
行役記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璘因話錄言李
勉至金陵屢讚招隱寺標致蓋時人稱京口亦曰

金陵牧之又有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或者又謂
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
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僕考北史
彭城王浹傳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
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
牧之蓋循襲用之耳

人物名字不同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世紀
曰伏羲嘗和百藥淮南子曰炎帝主於火死而爲

竈神事始曰竈黃帝所置古史考亦曰黃帝始造
釜甑火食之道就矣漢臨江王德注謂黃帝子纍
好遠游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漢馬氏傳注則
曰共工氏子修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河圖曰河
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
馮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爲水仙爲河
伯婦一說又謂河伯乘兩龍一曰冰夷二曰馮夷
史記相如傳注則又曰馮夷河伯字也山海經曰
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橛

風俗通亦曰黃帝時有神荼鬱橐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故東京賦曰守以鬱橐神荼副焉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橐高誘注戰國策則又曰一曰余與一曰鬱雷其紛紜如此殆不可曉書籍間人物名字不同似此之類甚多

叅軍簿尉

杜詩脫身簿尉中始免捶楚辭鮑注曰非謂簿尉受杖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栖法曹掾敲榜發姦偷此豈受杖者邪僕謂不然子美之意正謂屬吏受

官長之杖非謂杖有罪者官屬受杖其來久矣且前漢王嘉爲宰相裸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馬遷謂陵夷至於捶楚之間觀此則知古人當官有過亦必受杖此猶有說謂臣下有過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僕觀後漢戴宏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云云三國志黃蓋爲守長署兩掾教曰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此正明驗古人吏屬受杖之說也自晉至唐此類尤多注詩者自不深考耳姑撫數端世說載太守劉淮

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復修
君臣之好北史庫狄連爲鄭州刺史開府叅軍皆
加捶撻魏收爲中外府主簿頻被箠楚唐書邕州
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浙西
觀察使韓臯封杖決安吉令孫解臀杖十下而死
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謂尹
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
其詩又曰叅軍與縣尉塵土驚助勤一語不中治
笞箠身滿瘡韓退之詩曰判司獄官不堪說未免

捶楚塵埃間舉此以驗杜詩之意可見矣豈謂杖
有罪者邪古之官屬動必加杖加杖猶可或致之
死如張敞棄絮掾市之類是也上官之權甚重而
屬吏益卑凜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臨唐猶庶幾
漢時尤甚自入國朝官守上下之分雖嚴然此例
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監當均謂比肩事主非惟無
箠笞之辱且省廷拜之禮正所以示一統尊王之
意云

郎官令史

漢明帝謂郎官上應列宿不可輕畀乃以杖撞郎藥
崧自褻慢如此僕嘗考之當時郎吏雖謂清選其
實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郎三十五人令史
二十人漢士往往恥爲此職至於用杖其輕可知
此風至齊猶在齊明帝時尚書郎坐杖罰者皆科
行蕭琛謂郎有杖自後漢始至魏晉以來其職稍
重今方叅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遵昔科
罰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人不慙可特輸贖
帝納之僕又觀世說桓溫在荊州恥用刑罰令史
受杖從朱衣上過或者以上捎雲根下拂地足之
語譏之夫服朱衣而使之受杖亦可謂甚矣此正
明驗郎官令史之秩卑如此

詩中重押韻

蔡氏曰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船眠天字竝再押前字
凡三押前古未見其體嘗執之叔父元度云此歌
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何害亦周詩分章之意
也聞見錄亦引此詩及李太白韓退之詩爲疑松
江詩話引杜子美一詩押兩萍字東坡一詩押兩

耳字謂字同而意異不妨重疊又謂子美八仙歌
押兩船字在歌行則可他不可爲法僕謂諸公各
肆臆說於古人之詩是未深考詩中重押字自古
有之豈但李杜韓蘇四公而已姑引數章於此蘇
子卿詩曰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又曰我有一
尊酒欲以贈遠人又詩曰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
時又曰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沈休文詩曰多
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又曰所願從子游寸心於
此足阮嗣宗詩曰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

惜無懷鄉志辛苦誰爲歸張景陽一詩押兩生字
任彥昇一詩兩押生字三押情字古詩重疊押韻
如此之多豈可謂古未見此體亦不可謂古人分
章之意與夫惟歌行之體有此以是知李杜詩皆
有所祖沈雲卿一詩凡四疊韻

餘糧棲畝

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裕皆有
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
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僕又考

此語非始於思在思之前蓋嘗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畎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魯直玉花驄詩

烏戍張仲思家多前人墨蹟有魯直親染題李伯時畫欲驥玉花驄後一詩其間云此篇晁无咎蔡天啓諸人皆和多有好句昨見允蹈齋官書工有士人寫繁城隸筆法秀整試爲問姓名當求寫此詩本著馬後魯直此紙筆力勁甚非尋常石刻者比

其詩三句一換三疊而止禁巒謂之從句換韻僕又觀當時名公如鮑夷白亦多此作漁隱第一言魯直有此一篇而不知其他或者又謂唐人亦有此體以僕考之非止唐人其苗裔蓋出於三百篇之中如素冠之詩是也

杜撰

包彈對杜撰爲甚的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世言杜撰

包彈本此然僕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酒子美詩有杜酒偏勞勸之句子美之意蓋指杜康意與事適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正與杜撰之說同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謝玄暉詩

謝玄暉詩曰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李周翰注漢

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卿爲我卧理之按漢書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郡之說翰蓋誤引季布事言之耳又按汲黯傳言淮陽臥治初無高臥之說異時劉禹錫詩亦有肯放淮陽高臥人蓋祖元暉詩也

詞句祖古人意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旂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

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
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
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
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
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聞之以爲
嫖黷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
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
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
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
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意謝無逸詞
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
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
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
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

鷹鵠史傳不聞

一雜說謂鷹鵠之鵠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僕讀
唐張子壽集鷹鵠圖贊序正有是論曰鷹也名揚

於尚父義見於詩鵠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
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
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僕謂子壽亦未深考張
衡東京賦鵠鵠春鳴北史文宣謂思好曰爾擊賊
如鵠入鵠群左傳鵠鳩氏司事也枚乘賦揚雄方
言爾雅說文俱有此字豈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
其載邪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終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

宋長洲工 林

方言序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
郊祀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賦僕
考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
俱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堦銘蜀人有楊莊者爲
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遂以此得
外見乃知客者楊莊薦雄文者縣邸銘等以爲似

相如者帝驚之語非客所薦之詞又方言序云雄
爲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
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
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僕以歆雄二書與
傳考之取方言乃哀帝非帝驚也不然歆書何以
稱帝驚謚何以言先君云云雄書何以及太玄經
邪

一丁字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
一丁字出處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書
此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翠微
考異亦謂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爲信僕又觀蜀志
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
僅通十字恐是十字亦未可知十與丁字又相似
其文益有據也此與淮南子言宋景公熒惑徒三
舍之謬同史記謂三度

詩家用明光事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洙注曰明光

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漢殿名元后傳成
都侯借以避暑是已東坡詩曰何人先入明光宮
又曰老死不入明光宮趙注皆曰武帝太初四年
所起乃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者也僕嘗考之漢
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
北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
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
謂明光殿自在桂宮三者元不相干今觀諸家之
注往往認爲一處顛倒錯亂莫知其非甚而至有
以避暑事爲去病用事甚疎鹵極可笑僕又考漢
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古注曰成都侯避暑借
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有此謬

車作居音

佩觿曰牛車之車尺遮反本無居音喪予之予戈汝
反本無余音其變古如此韋昭亦曰車字從漢始
有居音僕觀經書中凡言予處皆音上聲知佩觿
之說爲當則是漢以前文字凡言車者盡合作尺
遮反凡言予者盡合作戈汝反可也然觀戰國策

馮驩歌曰長鋏歸來平食無魚出無車說苑載淳
于髡糲田之詞曰蟹罍者宜禾沔邪者滿車傳之
後世洋洋有餘視此語似與居音相協又觀毛詩
其殺維何魚鼈鮮魚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周易見
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則知車作
居音其來已古非始於漢也

字文增減

占之陰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測景之類是也
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陰影字古之戰陣字用

陳字如靈公問陳之類是也至王羲之小學章獨
自旁作車爲戰陣字而今魏漢間書或書影字陣
字後人改之耳非當時之本文也春秋漢東之國
隨爲大其後楊堅建國見周齊不遑寧處故去彡
文只作隋今歐陽詢九成宮碑書作隨者推本當
時之意爾古之疊字用三日合作疊新莽以三日
太盛改從三田今東漢碑疊字仍舊有三日者古
之對字𠂔下從口據說文謂漢文帝以口多非實
改從土然觀大夫始鼎銘則知對字從土者舊矣

古之罪字自下從辛秦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之劦字從刀南朝宋太子名劦而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漢人洛字書雒蓋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佳至魏以上行土水之母故去佳仍用水帛字或書作紙蓋古者以縑帛而書故從糸後蔡倫到故布擣作紙故其字從巾

蘭茶二種

世言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於春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

者秋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今青青綠葉今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謂古之茶卽今之茶不知茶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茶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茶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茗茶之茶也正萑葦之屬惟茶檟之茶乃今之茶也世但知蘭茶而莫辨故辨之

魯直漁父詞

以系以巾女義一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蘋笠綠蓑衣斜風細
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
二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爲浣谿沙曰新婦
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見錯認月沉鉤
青蘋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
船頭東坡曰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
山光水色贊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
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僕觀權
德輿詩亦曰新婦磯頭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

新婦磯對女兒浦唐人不止顧況

望雲懷鄉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
下瞻悵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
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歔又梁瑄不歸弟兄
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
東南雲用此意也

鸞栖枳棘

今有人作縣尉啓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

聞之慙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尉用簿事固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一事自解則失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僕觀劉長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栖鳳是分明以簿事爲尉用也不但尉也張說送廣武令岑羲序曰河洛東門俯栖鸞於製邑又以栖鸞事爲縣令事用也出於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爲證邪

糝繆皮傳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糝繆不考注全無義理卽爲糝繆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二者一物糝繆考禮部韻紀篇夷切糝壞也僕又覩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發起糝繆注糝粟不成諭義之乖僻也是亦一說今人言所得膚淺爲皮膚按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纂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

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
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僕謂此二字
初非爲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據按漢和帝
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
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
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之害頓仆死亡不絕道路
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
故實爲言非虛語也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見棄
丘壑終老不用果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
雖勞人害馬有所不卹時政如此爲可傷也杜詩
之意如此題曰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
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刊今者舊悲舉
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爲不誣矣或者乃曲爲之
說謂勞人重寫翠眉須作鬚眉之鬚鑿甚矣僕又
考之貢荔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荔枝其弊非始和
帝蓋起於武帝之時觀三輔黃圖謂漢武帝破南
粵起荔枝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無一生
者後遂不復時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救於道

極爲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蕭華傳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處虜圍忍受拘逼誓酬恩以一果翻賊黨來赴京師

天地載開君臣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兩宮明略哉難丹誠狗公輔國佞幸敢亂朝經潛申讜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丘南浮洞庭寄身滄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華嘗佐儲宮調護甚至嘗陷虜圍全節而歸華之去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爲所傾如此史又謂貶華爲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且曰水國生

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爲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太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僕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蘇端公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志今亦畏吾徒有

氣干牛斗無人辨
虬轡積毀方銷骨
微瑕懼掩瑜
蛇矛猶轉戰
魚服自囚拘
欲就欺人事
何能遁鬼誅
是時先大中末幾二十年
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
則知云云不但在大中之末
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
乃裴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
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
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

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僕嘗考之武帝卽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卽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八十薨考之帝紀薨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卽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爲元之說益知仲

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
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失矣石林燕語亦然第
未深考耳

張良有後

隨筆論張良無後謂有二事其一勸沛公因懈而擊
秦軍既解而追項羽此事甚於殺降宜其無後僕
謂不然良既仕漢則盡忠於漢奚暇他恤哉觀其
借箸前籌從容弭七國之爭通四老人談笑定儲
君之位其功德爲如何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

者三傑而運籌決勝得子房之力則是基四百年
之漢子房之功爲不薄矣豈得以無後報哉僕因
考之後漢司空皓晉司空華唐宰相嘉貞延賞弘
靖九齡皆良之後也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
後哉後漢張皓傳曰六世祖良僕考世系皓正良
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
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嵩嵩生睦睦生嗣嗣生皓
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吳郡圖經亦曰良七
世孫睦後漢爲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

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爾隨筆之說正與劉夢得謂張曲江無後之意同案曲江之後初亦未嘗絕也

食酒

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妄正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辯者其注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

其酒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閩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蓋古人通以餉爲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玉藻大夫不得造

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省言之體不可不知也

麻胡

今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云偽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卽絕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去江都令將軍麻祜濬阪祜虐用其民百姓惴慄呼麻祜來以恐小兒轉祜爲胡又南史載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以胡爲名

其酒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閩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蓋古人通以餉爲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玉藻大夫不得造

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省言之體
不可不知也

麻胡

今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云偽
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
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卽絕又大
業拾遺云煬帝將去江都令將軍麻祜濬阪祜虐
用其民百姓惴慄呼麻祜來以恐小兒轉祜爲胡
又南史載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以胡爲名

綬詩曰君看西漢翟丞相鳳沼朝辭暮爵羅是誤
以翟公爲翟方進矣人皆以門設爵羅惟翟公一
出處不知前此嘗有是語鬻子曰禹一饋而七起
曰吾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是以四海之士皆
至禹當朝門可設爵羅



